

我见识的卡拉OK

费志前

卡拉OK,它的狂放浪漫情调和神秘氛围对都市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。

那天晚上,我和一个文学朋友来到海淀大酒家卡拉OK歌舞厅,花四十块钱买了两张门票,想体验一下那末见识过的生活。

歌舞厅内,除了表演台前装缀着迷彩灯外,厅内奶白色的圆餐桌上都点着蜡烛,影影绰绰的颇有些诗意。

桌旁围坐的大多是些新潮青年。风姿绰约的领座小姐走来,带着一股芳香,把我们引到一张桌前。我和朋友点了两罐美国蓝带啤酒和两听椰子原汁,再加一份果盘,小姐春风般飘去,很快就送上来。看那果盘,竟是几片桔子、几片寸长的西瓜拼成,上面插着两个带纸花球的竹签。账算下来,这七样竟要去七十多元。惊愕之余,我们知道了,几位小姐的每个微笑都是计费的,便坦然地听歌。

台上,一个女郎梳当今时髦的满头“乱装”,着一身牛仔服,星星点点好象刚刚完房,手持麦克风在悲悲戚戚地唱。迷彩灯不时在她脸上幻现出赤橙黄绿青蓝紫,厅两旁的投影屏幕上映出镭射视盘的音乐片。恍惚间,我仿佛坠入另一世界。那女子边唱边舞,不时地做痛苦万分状,唱到动情处,猛高八度,脖子上青筋绷起,浑身乱颤,引起下面一阵阵狂烈的喝采。

女郎唱罢,一男青年走到台上,操一口颇能乱真的港台道白,向先生小姐太太女士们问好,然后定格稍倾,猛一甩头,吼出一曲极威猛的歌。我叫不出名儿,只见电视屏幕上快速变换画面:忽而摩托急驶过市,忽而霹雳舞翻滚,忽而男女杯盏交错,台上电声乐队的吉它手和沙锤手抽筋般演奏,大汗淋漓,台下客人齐声击掌放歌,那强烈节奏和热烈气氛确实撼人心魄。

我环顾四周,看见有成双男女耳鬓厮磨,还有三五一群围桌高谈阔论,桌上摆满“长城”白

是王朔小说里常提到的“蜜”。

这是个什么场所呢?我琢磨着。卡拉OK是一种宣泄,人生的喜怒哀乐可以在这里随着歌声升华、淡漠、遗忘;

卡拉OK是一种休息方式,人们花钱在这里自歌自舞,它既是竞争时代的避风港,又显示了一种时代的开放精神。这里没有心灵的隔阂,一支歌便是拧开社交场的钥匙;

卡拉OK又是一支爱和友情的浪漫曲,那人间斩不断理还乱的明的暗的甜甜蜜蜜,都在昏灯暗影劲歌金曲中获得自由;

卡拉OK更是一种档次,但决不是文化刺激(至少在目前是这样)。来此者那傲视一切的眼神,那举止步态,那服装首饰都在竭力显示自己的身份。

卡拉OK即映现了都市人一种现代情感和追求意识,也折射了茫茫人海灯红酒绿中一种变形的生活。

听歌时,招待小姐不时地象只花蝴蝶般翩然而至,笑脸吟问我们“二位先生再要点什么”,反复几次,无奈,只得再添饮料。大约十二点,卡拉OK到了高潮,客人更多了,夜生活真正拉开了帷幕。电声乐队奏起狂歌,一伙年轻人拥到台前扭起迪斯科,还有的扣上墨眼镜,戴无指手套,在地上连滚带爬玩霹雳。我们觉得闹得慌,站起来走了。

街上寂寥清爽。一阵凉风吹过,我头脑清醒了许多。卡拉OK不象我想象的那么俗气,那么乌烟瘴气,也不象我想象的那么高品位,但这毕竟不是大多数人能经常出入的场所,我摸着瘪下去的钱包,感慨着…… (题图 林涛)

急需患者

[美]阿特·布彻威尔

大杨译

近日来,医院有一大批病床在度假,医院当局可不想让它们那么自在,得赶紧收假。这主意不错,可也难说。

我,有那么一天,去医院看望病人——我的一个朋友。我得先去

问讯台,这儿也接纳病人、办理入院手续等。我刚要问朋友的病房号码,可那位面貌可人的小姐却飞快地在表上填上了我的姓名、年龄和职业等,然后按了一下铃键。我正要开口

讲,我只是来探望病人的,这时过来了两个推着轮椅的人,把我按进去推着就进了大厅。“我没病!”我叫嚷着,“我是来看朋友的。”“他一来,”

一个助理说,“我们会把他送到你房间里去的。”

“他已经在这儿了!”我申辩说。

“这样吧,一旦我们把你安置好了,让他来看你。”

我糊里糊涂到了一个小房子里,门上挂着小牌子——“包间,未经护士允许不得进入。”助理剥光了我的衣服,给我套上一件古怪的、在后面系带子的短衣,丢给我一个水壶,又戳开悬在天花板上的电视机。“需要什么,就按一下键钮。”

“我要我的衣服。”“噢,尽管放心好啦。”那人说,即使出现不测,我们也一定负责把它交给你的遗孀。”

我正盘算着怎样破窗而逃,沃得大夫领着一群见习生进来了。

“感谢上帝,您终于来了。”我说。

“疼得厉害吗?”他问道。

“一点儿也不疼。”沃得大夫不无焦虑

地说,“感觉不到任何疼痛,那病情就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重。最先是从哪儿疼起的?”

“哪儿都疼。”

沃得大夫同情地点点头,然后面对学生们:

“这是最棘手的一类病患者,因为他拒绝承认他病了。他以为自己健康无比,必须给他消除这种幻觉。否则,他是不会康复的。既然他不愿说哪儿痛,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检查来确定手术的位置。”

“我不要开刀!”沃得大夫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观点。“没人要自愿地挨一刀,可迟早总得把它割除了才行啊!”

第二天清早,他们刮去了我的胸毛,不给我早饭吃。两个助理进来了,把我缚在一副带轮子的担架上推着走。护士长在旁边压阵,一位牧师断后。(译注——做大手术时,牧师常



外国文学欣赏



本刊设计 秦国栋 叶广苓

本版编辑 叶广苓 秦国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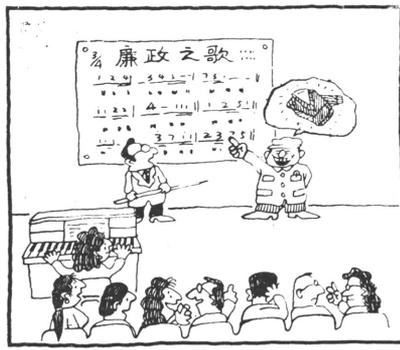
恭候一边,以备不测之时能及时给病人做忏悔。)我慌了,四处求援,可没人帮我。

最后,我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。“等一等,”我要留遗言了,“我有话要讲,我病得快死了,可我没医疗保险!我甚至付不起麻醉费。”

麻醉师赶紧拿开了他的家伙。“我没钱给大夫,”我说道。他们一听,就把那些鬼玩艺统统都撤掉了。

我心跳不正常时,发觉披着自己的衣服,已被推到了大街上,还是那两个推我进去的人推

毛衣一件! 排练好这首歌,每人发



背影

由甲 背影无声 而恰恰最嘹亮的是背影

背影是弯弓的纤夫 在如水的岁月中 牵引生活走向通途

背影中 可以看出你的方向

我出来的。

作者简介:阿特·布彻威尔是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著名的幽默作家。他写了六部书,包括《我未曾舞步白宫》、《我不是骗子》、《那时我对总统说》和《在华盛顿》等。他的笔调时而辛辣、幽默,时而轻快。他善于把所经历的,看来不大相称的题材处理得井然有序,就象个杂技演员,身手灵巧,让人惊奇。

是前是后 背影中 可以看清你的脊梁 是至是正 不是吗 革命者走向囚车

好男儿杀向敌群 改革者奔向禁区 巾幗们跨入颂歌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在他们身后 他们的背影如同雕塑 我们感动滴满泪水 焦灼的心灵引爆动力 追上一去!

有感于某厂长的辞职

宋文杰 辞职,不一定无能在职,不一定高明下台,不一定是失败的终极 世袭的神龛上不一定坐着的是常胜的将军

台下的观众好当 台上的演员难做 不论什么时候,真理总在观众席上打坐 舞台是演员的受审席 观众永远是审判席上的法官

权欲脱下桂冠 走下台阶 神向人的完美 便靠近了一步

人 王振福 一目了然的两笔, 无须再加装点。



泊 王亨